

小本小說

鴛盟離合記

下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2889/6023/2:1

# 鴛盟離合記卷下

本篇三十五

春王正月早歡天喜地成了兩對新婚。一對是外侯和馬克。一對是內山夫人和天津博士。

第一對立刻去蜜月旅行。上了大陸。第二對暫時留在倫敦。先叫道子到百老匯去通知風婆和輪子。

這兩箇人聽見這話。真是出於意外。他們以爲博士到倫敦是爲了馬克。內山到倫敦是爲了小侯。那知道他兩人不是去喫喜酒。倒反自家配了對子。這一驚非同小可。輪子是照例哭喊。着風婆是要去控告博士。說他違背婚約。道子雖不說甚麼。早聽見有人扳駁他。說是你這種隨心所欲的婚約。隨便什麼裁判所肯收你的狀子麼。你要告。儘管去告罷。

原來此道輪子和風婆也大鬧起來。道子近來因爲他兩人狼狽爲奸。很不舒服。見他們自生嫌隙。覺得非常得意。他兩人看見道子有得意之色。也曉得

鵲。蚌。漁。人。的。意。思。早。又。和。好。了。倒。反。向。道。子。打。聽。博。士。的。意。見。

博士的主意是把他們像從前三倍的恩給。此後須另外分居。博士本來擁有礦產。所以待人有這樣豐富的資給款項。三倍於前。那闊綽也三倍於前了。這風婆除此以外。本無目的。也就軟了下來。說道。博士和我的婚約。竟會忘記了。這是欺人太甚。不過他萬事都善於忘記。我也就恕他一層。說了這句門面話。過去了。輪子雖然不肯干休。但也沒有法子。此後就昏昏沉沉的終局。

却說兩對新婚。除了幸福以外。別無可記之事。到大陸去的馬克。見聞愈廣。覺得從前所見。都是錯的。有這種進步。本來是傾城的美女。十全的品格上。又加了一層光輝。既做了新夫人。在那孤身時代。不顯出來的長處。這時候也顯了出來。而且揀那婦道應為的事情。件件留心。片刻之間。都不肯造次。要想叫人。家說一句。這人倘有了家私。不是要風靡交際場麼。他是這樣的做品。就要回家的前頭。馬克寫封平安信給老夫人。小侯立在旁邊看他籤名。只寫一箇M字。小侯勸他把名字寫全了。不可寫略字。馬克偏不像平常柔順。不肯。

依他拿話來打岔道：「你在女人的名字裏頭頂歡喜那一類小侯，滿心是愛，也就岔過去了。」答道：「我最愛的就是馬克，這箇名字這種問答，在新夫婦是時常有的。他人看起來不過有趣，在馬克如同國家存亡所繫一般認真的問道：『不是說我的名字你另外歡喜什麼呢？』小侯心裏別箇女人的名字有沒有，却不知道。他稍須想了一想，答道：『除了馬克這兩箇字以外，還有『曼子』這箇名字，我也很喜歡。』一句平淡話，馬克早變了色，問道：『你說出這箇名字來是什麼道理呢？』小侯道：『我們的家譜裏叫這箇名字的夫人已經有了兩位，一位便是我母親馬克，不等說完，就道：『母親也名曼子麼？』小侯點頭說道：『七代以前也有一位夫人叫作曼子，是祖先之中第一位賢女，不但屢受朝廷褒典，在當時並且入過賢婦傳的。』馬克聽了這番話，也就不驚了。小侯亦不覺得詫異，但是這一場閑話，到後來有想着的日子便了。」

### 本篇三十六

此後馬克凡在書函及其餘題籤之中，決不寫自己的名字，一定要署名的，就

寫上一箇m字。小侯很覺古怪。但是曉得女子們有種男人所不知道的妙癖。這也是癖中一種。這麼想着也就罷了。

却說旅行回來。沒有多時。小侯因爲和債主算帳。到伴野莊去。說起總帳來。伴野莊爲了宿債。久經在人手裏。現在不過是去年收入多少。付了多少。利錢還有多少。本錢和債主去結算。本是每年一清結。去年年底要算的。爲了喜事。所以直耽擱到滿月之後。

新婚夫婦。片刻難離。馬克也和小侯同去。論起這種事情。帶着夫人去。很有點不便。但是小侯也想叫馬克看看我家世居的莊園。何等華美。領地何等廣大。所以帶了他去。那伴野莊本來入得名勝導游記的。華美是不必論了。小侯坐着馬車。進了界線。忽然起了一種感慨。倘使這莊子。至今還在手裏。今天領了新婦回來。何等快樂。領地的居民家家。豎起國旗。出境歡迎。寺院裏撞起祝賀鐘來。全領地如同大祭日一般。現在呢。只有兩箇人。連僕從也沒有。已經傷心了。況且這次來的事情。又爲了算那還不起的陳債。恨不得偷着過去。不給人。

家看見想起母子二人分明絕望兀自熬着貧窮想贖回這分產業如同害了相思病一般真可憐極了。

馬克見了這莊子比小侯還要驚歎。從驚歎裏想到小侯失了這分家私的遺恨因起了箇念頭。怎樣能由我夫婦手裏贖他轉來就好了。這句話可算妄想少頃小侯和債主結算之後愈加絕望。原來去年田地歉收幸虧山林還有點利息。僅穀還那銀利其中又分了些給老夫人。連銀利也沒有還清早已透支着今年的進款。那本錢是一點也沒有拔輕。

算了兩天帳。第三天回去馬克在馬車中好幾次回頭看那山林牧場的豐富。對小侯道你和母親的心境我曉得了。有這樣好莊園偏不能住在這裏。小侯笑着打岔道我得了這樣寶貝還懊悔什麼呢。就指着馬克的臉馬克道你不要講笑話。從此以後我們不要去講交際。竭力節省我夫妻手裏總可以贖轉來罷。其實是積債如山。聽你怎樣省儉沒有能贖回的道理。但是小侯很歡喜說道你這樣心思待我比贖回這莊子還要滿足了。大凡真要好的夫妻越貧

窮。越。親。密。爲。了。生。計。艱。難。家。庭。口。角。決。不。是。相。依。爲。命。的。夫。婦。他。二。人。回。了。倫敦。之。後。馬。克。認。真。節。省。起。來。有。時。小。侯。因。他。這。樣。省。儉。不。免。有。擔。心。的。說。話。他。倒。反。勉。勵。小。侯。小。侯。本。是。男。爵。的。身。分。自。古。以。來。是。社。會。所。尊。敬。的。人。家。交。際。社。會。來。攀。引。的。很。多。不。能。回。絕。的。也。有。所。以。相。識。漸。漸。多。起。來。家。用。也。漸。漸。的。增。高。但。是。馬。克。的。奮。發。心。絲。毫。不。懈。費。用。雖。多。捏。了。不。肯。放。手。小。侯。却。愁。得。很。時。常。說。道。這。樣。愁。法。是。要。生。病。的。這。句。話。後。來。竟。變。了。讖。語。

從。前。無。論。什。麼。艱。難。不。能。挫。折。的。馬。克。現。在。漸。漸。的。抑。鬱。起。來。差。不。多。沒。有。笑容。只。要。有。了。功。夫。就。像。想。什。麼。似。的。還。是。疲。倦。呢。還。是。特。別。有。擔。心。的。事。故。呢。小。侯。時。常。問。他。總。沒。有。美。滿。的。回。答。只。說。道。沒。有。什。麼。擔。心。的。事。這。是。決。非。實話。有。一。天。小。侯。無。意。中。走。到。馬。克。房。裏。却。見。他。伏。在。桌。上。暗。泣。手。底。下。壓。着。一。張。報。紙。的。確。是。爲。了。什。麼。新。聞。哭。的。看。見。小。侯。走。來。立。刻。把。那。報。紙。摺。起。來。藏。過。了。小。侯。看。新。聞。的。題。號。却。是。倫。敦。太。晤。士。

小侯問道爲什麼看看報哭起來呢。答道沒有這事。小侯拿起報來看。那雜記欄內沒有像馬克哭的事情。又想到他這抑鬱不是今天起的。想來不爲了新聞這麼一想。也就攢開便竭力安慰一番。就這樣混了過去。

停了兩三天。小侯出門遇見了幾箇朋友。聽見他們說着許多話。結末有一人說道。那春山竹子夫人所尋的姪女。住在何處呢。這是怎樣的事。由小侯却不知道。但是春山竹子這名姓好像聽見過的。就問那人道。怎麼一回事呢。那人倒詫異起來。道。這到處喧傳的事情。你還不知道麼。太晤士的告白欄請你看。一下子就明白了。太晤士這句話。小侯却異樣動心。再問道。在那新聞的告白裏麼。另外一箇人說道。前月登了三回。本月也是三回。看去直要等姪女尋着了爲止。總是每月三回呢。這春山夫人是箇孀居。他丈夫遺下莫大家財。所以紳士社會很垂涎的。這夫人是尋他自己的姪女。有這種情節。雖然利害無關。的人也不能漠視了。旁邊又有一人說道。那樣財主夫人沒有箇承繼的人。誰也要詫異登報招尋的那箇姪女。倘使來了一定是承繼人。不過那姪女在澳

洲那一邊看不見太晤士貧窮終身也說不定的澳洲這句話小侯聽了也是驚心動魄。這一天小侯也不問公事完沒有完立刻跑到自己所屬的俱樂部走進讀書室向管報人討了前月的倫敦太晤士檢那廣告欄一看就是標題是大號的活字寫着姪女春山鑒再看底下道是

去今十六年前父春山桂造領往澳洲之馬克曼子兩人或兩人中一人見此告白速寄信與左記之伯母必能得伯母之回音也 寓太僕州春山竹子

小侯一口氣讀完了看着新聞動彈不得這廣告所說兩人中一人不是我妻是誰呢姊妹二人十數年前跟着父親到澳洲這是我曉得的他自己也記得有箇竹子伯母曾經說過的成婚以前疑心他的根柢原來是這樣的根柢真想不到而且他在母親面前自己說是良家女子當時却没有措意現在想起來差不多忘記了。小侯想到這裏立刻雇馬車回到寓所剛下了馬車頂頭有箇婦人在裏面出來小侯也不看他。是誰一直朝裏走那婦人叫道不是伴野

男爵麼一看却認得是風婆。他在伸野底下。加上了男爵從前向沒有這恭敬。稱呼小侯。縐着眉頭也不去睬他。風婆迎上來道。沒有什麼事情。所以達教了。今天。是特地尋馬克。唉。尋令夫人來的。你所曉得的。他住在天津家時候。我愛他。比自己女兒還要切些。所以記掛得很。不看見是不行的大津博士。時常這麼說道。是無依無靠的馬克。和女兒般看待他的。只有你。他心裏也很記得。後來一定要報你的恩了。男爵的明見。像馬姑那樣可愛的人。我愛着他。算什麼恩呢。呵呵……他一箇人自問自答。述了一大篇。脅肩諂笑的話。的確是看見太晤士告白的人。

### 本篇三十八

說起春山這一姓來。是極有名的貴族。他那一門中。什麼伯爵子爵。在場面上的人。現在還有好幾箇。再說到這位竹子夫人。那是不論男女。都尊敬的我妻。原來是他的胞姪女。由這夫人登報訪問。說來不能不驚。又不能不喜。我那馬克。把這種情節。瞞了起來。却又不能不怪。

馬克見過這告白。是不用說的。從前的抑鬱。爲此而起。前天看了報紙。哭也是爲此。爲什麼不說出來呢。小侯急急忙忙想着這箇那箇。心中如旋風一般。那喋喋不休的老虔婆。一逕不去睬他。跑到馬克面前。那神氣與尋常大異。馬克問道。你做什麼來。小侯道。我一點沒什麼。你怎麼了。說着坐下來。問道。你的令伯母春山竹子登報訪問的事。你早經知道麼。爲何直到今天。馬克早笑容可掬的說道。你也看見那告白了。小侯道。不看見。怎麼說呢。大家都轟傳的事情。怎會不看見呢。馬克道。我從前本是這樣想過了。今天想和你商量。小侯道。直到今天纔和我商量。不嫌太遲麼。爲什麼一逕不提呢。小侯不住的追問。馬克倒不好意思起來。說道。我不說是有的。但是我恐怕弄錯了。小侯道。那會錯呢。你常說的曼姊。不是那告白中的曼子麼。你的姓不是春山麼。你父親不叫桂造麼。馬克答道。是的小侯道。既是這樣。那會錯呢。你不是春山桂造的女兒麼。不是十數年前父親帶到澳洲的麼。馬克道。這是不差。但是我却没有別樣憑據。縱使有的。也不能解你之疑。所以我直到如今想着。還是不說的好。小侯

道。有。沒。有。證。據。不。用。說。他。就。是。你。所。記。得。的。講。起。來。真。僞。也。就。立。辨。了。你。在。會。這。伯。母。之。先。想。想。父。親。的。話。倒。是。要。緊。的。你。父。親。曾。經。說。過。有。這。樣。一。箇。伯。母。麼。馬。克。無。精。打。彩。的。說。道。父。親。只。有。憎。厭。親。戚。的。話。別。樣。沒。說。什。麼。就。不。在。了。臨。死。的。一。禮。拜。前。頭。只。有。我。一。箇。人。在。父。親。面。前。父。親。像。似。後。悔。的。一。般。說。道。我。從。前。恨。自。己。的。親。人。真。是。我。的。壞。處。我。因。爲。生。性。拗。強。所。以。沒。有。可。恨。的。事。情。我。也。恨。得。不。肯。干。休。到。了。現。在。累。你。姊。妹。們。喫。這。樣。的。苦。只。要。我。有。信。給。他。們。我。知。道。他。們。一。定。不。恨。我。依。然。成。了。手。足。女。兒。我。從。前。的。不。是。你。恕。了。我。罷。不。遠。送。你。們。回。英。國。還。你。那。本。來。面。目。的。一。面。哭。着。除。此。以。外。沒。有。講。過。我。身。上。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就。鬱。鬱。不。樂。我。只。聽。見。說。旅。費。的。事。情。那。時。僅。能。勉。強。過。日。子。那。裏。還。有。旅。費。沒。有。多。時。我。父。親。中。風。死。了。小。侯。道。有。箇。伯。母。叫。做。竹。子。你。應。該。曉。得。的。馬。克。道。薄。薄。的。記。得。一。點。因。爲。竹。子。伯。母。很。喜。歡。我。姊。妹。的。說。到。竹。子。伯。母。幾。箇。字。像。似。從。小。說。慣。約。說。來。非。常。純。熟。小。侯。想。道。這。就。是。老。大。的。證。據。馬。克。接。着。說。道。我。到。這。裏。來。也。曾。想。過。怎。麼。能。去。找。我。這。伯。母。呢。後。

來風夫人說起太僕州有箇姓春山的貴族他家有位竹子夫人這是我初到這裏聽見風夫人說的那時候我就想難道是我的伯母麼小侯道爲什麼不仔細問他呢那時候倘使問清楚了馬克搶着說道是那時問了倒好也說不定不過我想究竟確不確呢我也沒有憑據還不僅乎此我父親在澳洲的時候屢次改姓有時叫春山有時叫夏山春夏秋冬隨便改這春山是不是真姓我連這上頭也斷不定這句話我當時也說過的輪子和風夫人那怕一句話要說上多少回那時也笑過我的今天這風夫人來訪我是非常客氣從前是捉弄我給他們取笑的有時他說道馬姑你自己是皇族瞞着不說真奇怪得很像這種樣子怎好和他商量呢一說出來徒然做了笑柄後來我又和母親講過母親也不十分相信所以我就斷了念不管什麼來歷你就娶我爲妻我只有感激你的心思罷了

## 本篇三十九

馬克所說一句句的聽來他那說話之中總有箇不安心的地方的確是擔着

憂的說話但是小侯却想不到因爲驚喜太過看不到這細微之處等馬克說完了便道論理是你一見告白就應該到伯母那裏去的已往之事說也無益現在趕快罷馬克道我可以去見伯母麼這句話那裏還要問小侯早說道不去不行無須說得這樣非常之事我送了你去馬克格外不安說道第一回讓我一個人去不好麼小侯答道這算什麼呢我一定要同去的見了面兩邊都可以了然所以第一次越發不能同去有時還得我證明兩句話也未可料的即使不然做丈夫的也不能沒有句話前途看見你身子着了實也可以安心這一席話說得馬克無言可答便道既是這樣讓我先寫封信去冒冒失失的去……小侯道是的突然的跑了去比起來自然先發信等他回信來指定了日子去的好信裏頭却一定要把丈夫同來的話寫上的

說話是商議定了小侯的驚喜一時按捺不下叫道那箇想得到你是春山伯爵家的後代你是當今伯爵的從妹了馬克道是這樣的小侯真是出於意外馬克道那怕是意外你的心思總不可改變小侯道我這愛你的心思難道會改

變麼譬如我曉得你是乞丐之子或者曉得你是王公之子馬克仍舊是馬克我到先要祝你爲什麼呢你的心能不變……馬克搶着說道我想起這事來就難受我覺得還是來歷不明這樣混沌沌的好什麼出身我總歸是春山桂造的女兒伴野男爵的妻子隨便什麼地方難道會不同麼小侯聽了這話喜得來渾身發戰

馬克就到房裏去不上一刻早寫了一封信拿來給小侯看小侯接過來看那信上寫道

竹子伯母尊前。吾姊妹二人。隨父渡澳時。方幼年。思之如夢。數年前。父親見背。未嘗詳語。女等世系。以故歸國。以來無骨肉。可以寄語。度日於迷惘中。懷何如也。惟竹子伯母。撫余及曼姊。至厚。惻怛中。猶能記憶。亦嘗以此語人。父死之前。女適大津波郎。未幾波郎變死。遺腹生女子。未幾曼姊亦死。余以波郎父大津博士。厚愛。遂率女兒來此。其後遂與今夫結婚。夫爲玉聲州伴野莊主。今雖式微。幸不殞家聲。女之履歷如此。設果爲母所訪。

求之姪。尊意以爲無差。則請指示暇日。俾夫婦亦欣然相慰。率女趨叩膝。下也。姪馬克拜啟。

這是本文後面署名的地。又注着一行道。

母果爲吾所思慕之竹子夫人。吾卽母所懷之姪伴野馬克。這封信雖不能如平時之佳妙。但要言不煩。已得綱領。而且把姓名通身寫出。不像從前只寫一箇m字。小侯看了說道。好的。就送給了郵政局。

### 本篇四十

小侯看完了信。說道。你向來只寫一箇m字。這回却寫上姓名了。馬克道。這是和別地方不同。總要叫人家明白纔好。自從發信之後。過了幾天。那回信來了。回信未來之前。夫妻商量道。這事情給不給母親知道呢。兩人都道。暫時不去通知母親等事。情確實了。去告訴好。叫母親歡喜。老夫人現在原來不在。小侯這裏自從他們結婚以來。內山夫人那裏也同自家沒有分別。要想去的時候。就去住一回。想着兒媳了。再回來。此刻剛住在博士家裏。

這幾天。小侯和馬克所談者。都是竹子這件事。回信到的時候。馬克接來看。一看郵局蓋的印。也不拆。就遞給小侯。兩箇人頭靠頭。讀着其文如左。

我所懷之馬克。汝爲吾姪。吾無所疑。汝得所天。脫非匿名欺世。而烟沈響絕。置不我語。吾實痛之。此吾所以急欲得汝也。

這是第一段。真情和歡喜。早湧在紙上。馬克讀着。已變了顏色。再看底下道。

今也。余既自慰。又賀汝得快。婿俯仰無所恨。昔汝父以苦余。故率汝姊妹。履蠻瘴。當是時。吾爲之腸斷。吾嘗謂二女已矣。恐不能與人世。婚好無昏。無旦。惟有涕泣。然猶冀汝父悔。艾夫己身。與骨肉。詆忤。馴致苦及女兒。此罪甯可復追。又謂汝父或以愛汝。故幡然洗心。行且歸國。或且告我以居處。待之一年二年。終無補益。直到於今。汝父蓋恣睢自肆者。流雖然死者已矣。吾復何言。所可痛者。汝妹曼子。幼年夭折。耳明告汝。吾愛汝。不若愛曼子之甚。猶是吾姪。何所厚薄。然曼子殊秀實。罕其匹。汝故不惡。而曼子視汝尤麗。汝二人面貌。猶宛然在吾目中也。